
NEWORLD POETRY

BIMONTHLY



詩雙月刊

NO. 1 DEC 1990

創刊號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創刊號

[新大陸] 感覺 —— 寫在刊首

可以想像哥倫布在兩個月的海上險阻航行之後，發現地圖上一片新的陸地時的感受是怎樣強烈。航海日記上記述了這一刻，透過水手們發現地平線的歡呼聲裏那種情感的拍擊，肯定如裂岸的驚濤駭浪般激烈。

我們就是以這份類似的感覺來創辦[新大陸]詩刊。同時也是以此命名的理由。在零的地域裏插下一幟衍發的旗號，雖然對將來有否影響未可知，肯定來說此刻大家都具有強烈的使命感則是事實。這是這份刊物得以在三個星期的籌備，提早了一個月的時間在九〇年杪面世的原因，也因這感覺使我們認為有足夠的熱誠將它長期持續下去。

從架構上來看，[新大陸]基本上是原越華詩人在海外拓展的疆土，其實那僅是表層看法。顧名思義可以看出它博義的精神所在：並不拘囿於某一界限，不承認主流支流的問題，只服膺於詩在某種時空下有其特殊的脈搏及呼吸，有其獨特呈現的狀態之真理。基於這個觀點，世界上所有詩人的作品都是我們所渴求的，而且我們希望有計劃地實行將各國的優秀詩作加以譯介，但這一嚴肅而艱巨的工作就非要各地的學者詩人一起共同實現不可了。

加州華文報業極為蓬勃，華人推動華文教育一向不遺餘力，純文學的書刊曾經出版過，但一份純詩的刊物仍然獨付闕如。[新大陸]既在這樣的環境裏誕生，那麼奮力前行下去負起彌補這頁空白責任，應是唯一的目標了。

目 錄

封面裏	[新大陸]感覺/目錄	
千瀑	夜聽古箏 [林冲夜奔] 冥想 / 挑別人語	1
方浪舟	無題 / 繆思的守護者	2
心水	從此我啞成一棵樹 / 讀舞	2-3
陳本銘	西貢印象 / 白楊樹	3
陳銘華	釣魚台 / 影	4
今日越華	詩展：銀髮從義鎮上的懷念 * 秋夢魚 * 李志成 橋 樂惠倫 不著標點的念 * 深山在我跳躍的心上 藍斯 看鏡 * 故人海之流 * 方平 八月 李思達 季節 * 飄香 * 榴槤 林松風 四月 / 余問耕 黃昏街道	5-9
秦松	除夕	10
遠方	回首 / 也許	10-11
陳大哲	愛的短句	11
尹玲	捲簾 / 台北風格	12-13
區劍鳴	琴上的故鄉	13
鄭華海	船在海上 / 潮漲的暮色	14
方圓	夜過山道	15
藍兮	夾進荷叢裏的舟子	15
夢詩	歷史人物 / 問候洛城	16
藍采文	棄物	16
黎啓鏗	Father, You Go on Living in My Heart / 青衣人	17-18
尹玲譯	裴外詩選	19-20
丹流	蝕 / 月懸	21
恆行	印象之弦	22
封底裏	並非目錄 / 編後語	

ANCHOR POINTS

BIMONTHLY



詩雙月刊

通訊處

P.O. 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S.A

夜聽古箏 [林冲夜奔] 冥想

-- 千瀑

那時夜是一把琴音
錚錚然像從前際遇，委婉似今朝落泊
低沉的是我，急切的是仇家
雪來割傷我的臉
風來濯洗我的髮
林教頭，林教頭
說什麼俠膽義肝，談什麼英雄好漢
柔腸婉轉轉不出這惡官場
林教頭，林教頭
風裏誰在雪雪喊冤？
雪裏誰在風風呼痛？
琴聲淒淒似在講述我的落荒
夜路迷迷好一個天涯和海角
一陣弦急，數聲哀啼
鐵鞋踏破，臉容寥落，多少舊恨新仇
今晚，趁今晚數個清楚計個短長
誰來取我林冲這顆首級好教天公流淚
地裂山崩，教文士低頭，天下英雄嗟嘆
這一刀，我林冲這一刀，橫橫一刀
不為情痴，但願從此割去
傷心無用一腔碧血在心頭
罷，罷，天大地大竟無我容身
除了風除了雪，楚歌四面除了急急十指

急急地彈我急急地走
雪來割傷我的臉
風來濯洗我的髮
茫茫四野猛地喊出一聲沉默
———錚。我林冲落泊聽得真
趁夜裏無人把心一橫
上梁山，鬱鬱一澤草莽我投靠

風且悲，雪也愁
林教頭，林教頭
風裏誰在雪雪喊冤？
雪裏誰在風風呼痛？
林教頭，林教頭
一曲奏罷我聽得也真想得也透
神州大地誰又用鮮血煮酒？
學子英雄全落泊，去天涯，走海角
無山可依，無草可靠
錚錚然淒淒然琴聲一把
我也聽得真，我也看得透

九〇年四月西雅圖

挑別人語

-- 千瀑

我說呀，這幅山水
氣勢有若華山，磅礴勝似黃河
好是夠好了，就缺點
寫實主義，顏色蒼鬱了些
像秋天，總要堅持無邊落木蕭蕭的懷抱
就連畫裏唯一的人家
到了今天，仍遮掩在
叢山高處，和不勝寒的林木對話
一株蒼松俯首彎腰，無限眷戀
眾裏尋他，獨不見文明的煙霞
幾隻飛鳥，算是難得的喧嘩吧
跟天公試比高的氣魄，好是好了
卻如何一飛冲天，像穿梭機剎那洞透天機
山下彎彎一條遠去的流水
不見輪船，了無車馬
唯一的交通是繞山的雲呵霧呵教人害怕
不慎踩到夢裏，從此不再醒來
(難怪一場戰爭，打了八年)

至於水邊流沙的女孩
怎樣分析也和這個時代，格格不入
憐她寂寞，笑她無華
那像我鄰家小姐
一支球拍打盡天下
我說呀山上隱居的人家
要跋幾重高山，要涉幾許遠水
方走盡這崎嶇的文化
到國畫永見不到的城市
像我們天天
從菜市場的架上，隨手拿下
輕便的一日三餐
莫笑我對山水挑剔
卻偏愛齊白石
關心飯桌上的魚蝦

九〇年十月西雅圖

無題

--方浪舟

屋外的汽車電車火車
陸續震動我的春眠
可惜春夢斷了，幽恨依依
幸好林花尚未謝盡春紅
讓我走進古典中

賞一賞春林裏的蝴蝶
如何翩翩的起舞
像風一樣柔，像雲一樣輕
頻頻穿梭莊周的曉夢
叫人辨不清莊周是蝴蝶
還是蝴蝶成了莊周

我尋覓望帝的春心
易安居士也尋覓
她要摘一枝春欲放，淚點輕盈
突然宋的天空下著雨
她幾多流浪後憂傷的輕嘆
說是惜春春去，幾點擻花雨

古典的春也憂傷
悄悄走出古典吧
讓我賦一曲現代的春思
誰知江郎才盡無語
但見車流匆匆，你我都太匆匆

八九年十月墨爾本

從此我啞成一顆樹

--心水

我的語言被曲解
聲波飄進空氣
仿如蛙鳴
嗡嗡營營畢竟只是
妳耳中堆疊的噪音

擊向我心臟的痛楚
是妳抽刀斷水的那抹
神色，再沒有溫柔
沒有愛，自相對的瞳孔裏
燃燒

妳揮劍，舞成一片冷冷地芒
遂砍碎我喋喋不休的傾訴
夜半夢囈，是我靈魂
孤獨的飲泣
妳打斃己自成天地

嚼破舌根，切斷聲帶
讓沉默去為我贖罪
從此我啞成一顆樹
無言的擋住陽光
微笑把妳容納到濃蔭下

九〇年十月墨爾本

繆思的守護者

--贈心水

菩薩前且焚香且跪拜
你說當年信佛卻怕鬼
忽然捧讀聖經如唐詩
追思如影伴隨你流浪

走出閩山逃離西貢
橫渡風雲難測的海天
世態炎冷分解心頭的祈禱
眾神的形象終卻淡忘

2

--方浪舟

人的呼聲回蕩於胸膛

唯獨你眼中繆思無媚如初
用受過重創的手執筆如劍
刻劃她眼波的流盼
捉拿處處排卵苦難的幽靈
直到世紀與世紀的轉折間
驅散牠消逝如煙....

九〇年二月墨爾本

-- 心水

-- 陳本銘

搖動雙手，十指纖纖如蛇
 無骨的白蛇吐信
 一身柔軟，浴進音樂之泉
 回眸笑，款擺的細腰
 扭出些微鄉愁
 讀著妳，讓人專注的
 慢慢地從妳飄飄衣裙
 旋轉而不落言註的舞步
 終於讀出了去國的愁思
 我滿懷心事，無非想從
 妳盈盈眼睛裏
 尋找片斷的江南消息
 一如妳千變的舞姿
 寫著天涯人飄泊異域淒酸的故事

九〇年九月墨爾本

後誌 廿九日到墨城近郊百齡市，參加
 華人老人會慶中秋。來自北京的胡瓊小
 姐，是專業舞蹈家，以其優美舞姿娛賓
 ，水準非凡。

旗幟在計程車下
 計程車在無措的街上

軍靴 背囊 鋼盔
 M16和手榴彈
 官員和妓女 在
 美式撤退走廊之上

我們進入廢墟
 廢墟曾是昨日煙花的城市
 而胎生 卵生 濕生
 所有的
 必須進入輪迴

七五年八月西貢

白楊樹

-- 陳本銘

依然流落著春秋
 在墓地 當所有
 周遭的樹都紅了 自己
 卻原來航於蕭索
 一株白楊

斑駁帶點自傷
 曾經夕照 風雪 秋霜
 在俄羅斯畫冊裏曾經
 一行行作著
 永遠的送行流落
 然後迤邐直至伏爾加河岸

其實

已無任何守望的欲念
 沒有投影
 南方溫柔風采
 整個墓園嘆詠的蟬聲？
 鏽黯的列車匆匆北往
 禁制的原野逼壓
 夢魘的海岸線
 層層痕痕的年輪
 十分適宜懷舊
 而且
 慣於風塵

八七年一月十五晚

釣魚台

-- 陳銘華

想當年，大連旅順
台港澳門都是這樣的吧
那時，沒有衛星
地圖上找不到摸不著的黑點
讓給船堅砲利的碧眼兒
應該無損天威的吧
(眾臣領首)

可是，我清清楚楚記得
中國人民站起來了
火箭飛彈已經外銷
怎麼釣魚台仍望眼欲穿
莫非康雍乾後，中原再無梟雄
又莫非坦克機槍只認準工農！
釣魚台，釣魚台
傷心的不是你，憤怒的不是你
而是世代流落的
孤臣孽子

九〇年十一月洛城

影

-- 陳銘華

我歌
你默默起舞
我舞
你嗟嘆無力
我泣
你無淚
我醉
你獨醒
我醒有家國
你卻了無痕跡

九〇年十一月洛城

詩 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的，不論形式，短長的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來稿請以原稿紙繕寫清楚，並註明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下列通訊處：

P. O. 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 S. A

今日越華詩展

(選輯自越南胡志明市解放日報桂冠文藝)

從義鎮上的思念

--給妻，廿年前的曾經....

--銀髮

每一枝植物都有欲笑的衝動

當燈火正燃燒著所有的思念
室內便立刻
被寂靜所喧嘩
引來野外的昆蟲
都好奇地停駐在我室內的
玻璃窗外
張望

每一隻昆蟲都如妳

多遙遠而接近的隔離
只要越過那座山，越過

這塊透明的玻璃
大勒便在眼前
妳在眼前....

妳的長髮在山溪上流著
若深山未被發現的
黑瀑布
絕妙得使人
想
寫詩

每一枝植物都忍不住
笑了起來
兩
下著

魚

--秋夢

一. 魚望

我望著牠，以
藍漠漠
雲繾繾

說：
“你游到我這兒
這兒是夢的船。”

牠望著我，以
碧澄澄
波漣漣

說：“.....”
以波的語言
浪的語言

我忘言，牠亦忘言

二. 魚問

牠問我，以
碧澄澄
波漣漣

我答牠，以
風的語言
薔薇的語言

我問牠，以
藍漠漠
雲繾繾

牠答我，以
水的語言
珊瑚的語言

我茫然，牠亦茫然

今日越華詩展

(選輯自越南胡志明市解放日報桂冠文藝)

橋

--李志成

河上又傳來了喘息
數聲隱約
兩岸仍牢牢地咬著
他雙手的疲憊
不為什麼的
鋪在那裏的生命
便成為一條路

一盞孤燈照著
垂暮的雙目
他悠悠地獨自酌飲
獨自想當年
獨自垂釣那一彎新月
不為什麼的
看潮退也看潮湧

看夜深闌靜
看孤燈與他坐到天明
看日出
不為什麼的
看日出

那河上流著的
是不是眸中的淚
那曾說及

在我跳躍的心上

在我跳躍的心上
有妳如霧的髮影
在我甜蜜的夢中
有妳漪漣的微颺

不著標點的念

懷李志成

--榮惠倫

星期日原本編好一雙辮結
殷切殷切不出一輛漢唐的轎子
圓花廳畔的珍珠好難不飾落呢

遂篩成那組深夏的疏雨
一支無可美麗的笛聲
三十五路的桃花店
四十五里的杏花村
算是沾起酒來

想也醉罷倦罷江南鶉鶉的風唱
今夕星光如斯濕濕
灑射了吾肩上髮上微涼的月色
抬手便可莫名地拈起那惦念
竟有不著標點兒的溫溫

公子不該輕薄那翠堤的霞色
不該纏繞遠方的漁火
一如昨夕不該焚燒整卷唐詩
或者老莊

還不韉馬迎前？
六月江南有酒香
更有一雙編好的辮結
細碎的珍珠都沏成濃茶了

--深山

在我老去的歲月
有妳長駐的青春
在我死去的墓裏
有妳不滅的愛情

今日越華詩展

(選輯自越南胡志明市解放日報桂冠文藝)

看 鏡

--藍斯

是否浪疊般皺摺加深你的倦容
雙眸滿是滄桑
為著盼看那遲來的童顏未顯
我坐了整個下午

也曾在突如其來的驚覺
撿拾一個陌生臉譜
拒不過現實的枯瘦

靜靜流走花香草綠的當年像風
不會因等待而回首
既已肯定的事也是唯一的結局
兩鬢翻白的歲月昇起
飄泊的一襲衣衫依然
延續來自初生
誰都會扮演不經意一笑的角色
看鏡時候
我看到被遺忘的這些

海之流

--故人

當我下定決心跳出那狹小的井
海洋隨即成為第一節咻
敲響我與海的家族接觸的鈴鐘

宛如初誕的嬰孩
睜開蒙蔽在娘胎的睡眠
把目光徜徉於所有一切的陌生

規 港

順 化

是一尾嬌皎的美人魚
靜躺在乳白而幼滑的沙灘海岸
法國人曾經來過，美國人曾經來過
沒有誰能長駐
隨了我，手裏握著一張車票
君臨於美人魚之臂彎
聆聽柔和的海風
輸送海洋的信息
然後，打一個長途電話給您

古都原來是一個追溯史跡的高潮
龜縮在掌聲震響的角落
歷代皇朝被隔離於大內的圍牆
無能將視野透穿封建的飛檐
裝璜的陵墓終結其生
我佇立城外，欣賞香江的風姿
後宮佳麗三千比不上她淺笑的
一朵笑靨
容易為人們感覺得親切
不應該再古！請接受每一天的朝氣
昂首迎向旭日升起的轉折

今日越華詩展

(選輯自越南胡志明市解放日報桂冠文藝)

八月

--方乎

九日早上
約銀髮，約在文友俱樂部
想會晤清談一席
欲尋拾片斷往事
那流水帶走的花
埋沒了的夢
好久好久的情

若在海洋中
老編向我招手
滿面久別重逢
[他們還沒到....]
就這樣轉了一圈報社
隱約聞到昔日的
花
 夢
 情的芬芳

只惜匆匆
八月 八月 八月
雨正濃
田園在翻身

擔子好重....
我該走了
[這次你也該寫一篇八月的]

我記得 八月
在孩子們的課程中
在人們的記憶裏
多輝煌
是的 寶貴 珍重
然後是自我提醒
[切莫陶醉]
(更糟的是那石化了的陶醉)

近半世紀後的八月了
翻開新的一章
寫下新的八月
該有青翠的花
 市場的夢
 現代的情

九〇年八月金甌

季節*飄香*榴槤

--李思達

抹去烈日灼背的記憶
雨打過的回途
也留不住上次踉蹌的腳印
含辛茹苦的日子
都已成遠古的軼事

微風傳來一種不可告知
的清香 似是宣示
季節的開始
而掀起季節薄紗的時間
像多情的異國王子

迷醉於飄逸在空間的一種清香

也許它不是您眼中的蘋果
然而牡丹紅了又紅
還須綠葉綠枝的襯托
也許在您眼瞳
它是長滿刺手刺眼的釘
誰又會料到
衛護睫毛已合的公主
外有如雲的忠心猛將

今日越華詩展

(選輯自越南胡志明市解放日報桂冠文藝)

四月

--林松風

妳終於離去，若晚秋水禽展翅，並帶走
織人昨夕匆匆紡織的
五色彩虹 群蝶醞釀
黯黯寄語

在楓葉初紅的山峰 我曾通宵不眠守候
一流星的來臨
妳的笑總是淺淺綻開
銅鏡朦朧底容顏
唉，淺淺的笑靨哦！
竟碎於一方藍玉的投擲

就在那個秋季 妳巢居南樑
我削髮千絲 行吟於宏德
殘稿斷章
驚朱牆弓影
驚燈下山洪突爆
曙色未露
寒意倒烈如陳年老酒！

四月歸來 霧靄洶湧成
滿谷旭陽
庭院深鎖，我
不再是昔年的訪客！我病懷
妳窗下硯池書燈以及塵封
十年夢

九〇年六月

黃昏街道

--余問耕

豐滿的黃昏街道上
如斯消瘦的我又來回
慢步
跛得斜陽及一街都變了血
源源流進我的心脈
再沒有時空的感覺

一若斜陽的妳
如黃昏的街道向黑 車掠過
一街下班的人潮匆匆走過
妳揮手的恣態遂成永恆
在如潮的夜色中
或浮或沒

而妳不在
不在這黃昏街道上徘徊共我
街道長長 夕陽曾把妳的影子拉得長長
如我被拉得長——長的思念一樣

我走在黃昏街道上
黃昏街道也流動著
且逐漸走進我
妳揮手的恣態遂成
永恆

九〇年五月

重逢的話

闊別越華詩壇十餘年矣！流落海外的原越華詩人雖然很多都持續不斷的創作，更多的已放棄甚至失落了。本刊創辦之始，除有志要為海外華文詩的發展獻一分力量外，更希望能見到越華詩壇的重整。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裏，由台灣輾轉傳來數份在越南胡志明市（原西貢）出版的解放日報桂冠文藝，喜悅之下，選輯成這個詩展作為創刊號的，給原越華詩人的一個驚喜！

-- 編者

除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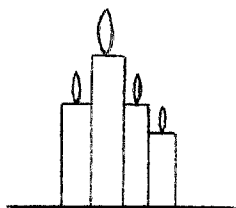
-- 秦松

一夕餘話
簡單成
再見！在炮竹聲裏
祝福！在再見之前

不知所以
我點上一支平常晚餐
也點過的紅燭
還是吾鄉的
半新不舊
[慎終追遠]的
家訓遠洋外

還是不專注於
時報廣場的零之歡狂
圓總是零落在零外
雖無固定的燭台鼎爐
蠟炬[成灰]

桃符是否已掛起？
紅唇已為[如意]
而張開



九〇年初一紐約

回 首

-- 遠方

不要告訴我
路旁那樹丫光禿禿的夢
也不要解釋
墳場為啥單思著夜
或者
額頭上那嶄新的斷層
究竟屬於什麼年代

坦坦蕩蕩穿越你手心的
三條大道
沒有簫鼓
沒有裝璜
泥濘而自然
殘酷卻活生生
是那一條
有幸發祥於人世間

我祇想打聽一下

也 許

-- 遠方

也許
夕陽太濃太濃
化不開往日單調的蒼白
難怪沒有成熟的啓迪
更沒有豐收的希望
也許
根本不該耕耘
在那邊水土流失的夢境
也許
命中注定這歪脖子樹

任我上吊也罷
盪鞦韆也罷
以德報一德
種瓜得一豆
也許
一如
佛曰 不可說
不可說

寄自聖彼德

愛的短句

-- 陳大哲

一. 兩朵雲

兩朵雲 相碰
沒有誰 帶走了誰

兩滴水 相碰
不知誰 留下了誰

然而
也只那麼一碰而過
我把你 滴滴心水留下
你把我 朵朵心雲帶走

二. 謊言

你的謊言 也像你一樣美麗
而你的愛 是最可愛的謊言

三. 愛的牢房

美麗的獄卒
你禁錮我 也把自己禁錮
囚犯 有誰 比我還幸運

我的祈求 就是無期徒刑
讓你和我 有如鐵窗和鎖
在愛的牢房 一輩子扣緊

四. 心房

心房
心即是房
房即是心

我要住進的
是房裏的那個心
是心裏的那個房

寄自舊金山

捲簾

--尹玲

(一)

六千個日子依次捲起
你幽然而來
一襲青衣
裹不住那眉宇間的烽火
烽火流成河
淹沒
甚至未及開口的
許諾

(二)

愛人 我被囚的鷹
煙硝之下 你雙翼終將折去
夜的酣睡裏你獨守更漏
審視每一滴聲音的可能涵義
日日禁足方丈小樓
直至風起
擄走你最愛的一葉婉約

天河之外 我恆以夢寫生
赤足走過幾許冰雕的路
咀嚼每一步離情的溫度
為何你不 你不伸手牽我
我能向那一方歸去
能在那一瓣心窗
傾訴我髮般白的思念
思念沛然如雨

(三)

年月若魔啊 愛原是血的代名詞
照明彈眩盲我們的雙睛
天燈那樣夜夜懸吊空中
一似我們急索空氣的呼吸
半秒鐘的遲疑
瓦礫之上
死亡躺在高速炮的射程內
一翻身便攫去你我的眉眼

離別成千古

(四)

捲起六千晝夜啼就的斑簾
扣拊寸寸環節 傷口猶未結疤
一次見面是一次死生的輪迴
幾時我們是雨
沁入彼此
沁入你血中的淚
我淚中的血

血 仍 未 凝

九〇年元月二十日定稿

台北風格

--尹玲

拜托 請不要說笑
藍天白雲
那是本世紀前半葉的無痕往事

邁向二十一世紀
台北市的新貌
當然要穿上時髦的
萬里灰空天衣
煙霧蒼迷如夢

詩意還不是挺足的
化妝品遣返巴黎
即使不出家門
台北這個大胭脂扣
準自動按時為你
敷上一層最新潮的自然美塵粉

樹一定得砍

台北寸土寸金
誰耐煩十年樹木
(還百年樹人?)
我們是一分鐘也不能浪費
股市在飆 房價在飆
誰能忍受綠意
緣掉我們的萬丈黃金

只要台北市還有股市
空氣就無法遠離
誰耐煩等一棵樹長大?

鄰居門口是最佳的穢物棄置場
或居高臨下倒在一樓的院子裏
巷弄由垃圾攻佔

騎樓有機車
街道自是各型名牌汽車的專利品

何必畫線
白線黃線紅線
都是無線
捷運嘛
這則創作了三十年的神話
已成為家喻戶曉的經典

當然 千萬不能遺漏——
不擋盜賊只鎖自己
鐵窗 才是
獨創的台北風格

琴上的故鄉

——區劍鳴

那夜 在白楊樹下
有人在撫弄著七弦琴
奏出琴上的故鄉
而跳動在故鄉的琴弦上
竟是他那些血漉漉的斷指

在晚風中
似是有人哭泣 似是有人歌唱
又聞戰馬在琴上踐踏
踏出原野整塊的荒涼

水流不動水 山負不起山
白楊樹啊白楊樹
多少個家 新築在無人的野地上

今夜 有人在雨中歸來
敲打過那道雜草緊閉的大門
推過那扇蛛絲網著的窗
然後又踏著雨聲逝去
遺下寂寞的迴響

而在雨中 白楊樹下
那個木然的人 似個影子
仍抱著他那張破碎了的琴
仍用他血漉漉的斷指
仍淒然奏著……
……琴上的故鄉……
……

船在海上

-- 鄭華海

船在海上晒悠悠閒閒的太陽
雲在山上
一點兒也不瀟灑
伸長好長的懶腰的躺著
靜從椰樹的根下生長
 升高

升高
 然後散落
 如一叢叢海鷗的羽毛

浪推動紡織
織一面最壯麗的蛛網
輕輕將一切都黏住遠方

如此飄飄的懸著

潮漲的暮色

-- 鄭華海

有雨在窗刷著
人，坐著
微微的雨
 淡淡淡淡的悲哀
從水窪
街道濕寒
升起
一面破碎
灰藍藍的天空

無語的樹
 埋入沉默的鬚根的回憶裏
將葉染綠，樹身染黑
風走過
翻動每扇百葉窗簾，找尋

去夏殘餘的甜夢
走罷
走在街上
不為什麼
有人在西方的鐵郵箱旁
等信
便有人惆悵
惆悵在鐵甲車的隆隆聲中
濕寒的街嘈嘈切切許多的事！

那夜的演奏會仍繼續演奏
莫扎特 莫扎特莫扎特
和著雨
扎特扎特彈出潮漲的暮色

夜過山道

--方圓

過著山道的時候，我
驟然驚醒
在如斯虛靜黑暗的夜間

來時的路，曾經燈火燦爛
如今卻已淡入兩旁寂寥的空山
遙遠的路途猶是遙遠
偶而；
一隻驚飛的夜鳥
拍拍翅，留下一雙孤獨的睛瞳
還給大地一片風流的靜謐

長夜之必然；往事游來
往事游去....
就如此竟夜繞山而行
上則為星辰，下則為河嶽
其間的我，穿越

穿越了千年萬年的時空
輾轉在山道

民國七十六年稿於北加旅途

夾進荷叢裏的舟子

*另一枝禪，給冬夢 --藍兮

禪證我證冬夢證我證禪，笛人
你擷采那一塊暮色歸去補袖？

面壁夾岸
船揉著滿目好聽好聽的水聲
笛人，你是渡者
是渡筏也是筊篲
敲三月春山的眉黛
無須出關東遊或西遊，無須
鏤雲鏤沙鏤霜露的凝冷
亦可恣意跌坐
而禪

圓傘自湖面迎風一一舉起
台南有人聯想
湄南有人聯想
線滿百里的琉璃鏡面
曾經向日，曾經翦翦風
瀟灑的鬢梢悠悠自得
小樓外，雲幻茶薇千朵
你的欄楯幾許，自念幾許
行樹幾許，笛人
七色草原的風睫繡絡
你的笛色恆清澈如斯
猶空谷之
答響

訂 閱 表

NEWORLD POETRY

BIMONTHLY



詩雙月刊

中英文姓名：_____

地址：_____

訂閱期數：___由___期始至___期止。

(請剪下此表，連同訂金支票寄到本刊通訊處：P.O. 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SA.
支票抬頭寫：WARNER TCHAN. 訂閱本刊每年六期，國內 US\$10.00，國外 US\$15.00)。

寫歷史的人未必做歷史人物
做歷史的人未必與寫歷史的人有相同的人性本質
固有中國傳統的仁慈
知錯必改涵養的風度

歷史鏡子反映只能看外表的假面具
戴面具的歷史人物的表現告訴了歷史的誰是誰非
而所謂長江後浪推前浪也並非一定的定理
因扮演歷史的人物也可以扮演巨人一手改寫歷史的黑白

問候洛城

-- 夢詩

當北國風雪封阻了去路，
而心中如火的夏之情仍燃升，
異城細訴中年的憂鬱，
別後思及相見將又不多，
詩情畫意洛城行幾時重？

抖落了滿身北國的冷意
給我青山綠水，唯白髮
怎解愁，嘆人生又幾何？
緊握手怕別後東西難相見。

洛城酒濃洛城情長，
來去匆匆，此後
移不動的城在夢中伴我
說老，老.....

* * * *

棄物

-- 藍采文

現在我只能疲倦而無奈的躺在
黑漆漆的垃圾桶裏
等要帶我走的人
不問來路
不說去向

默默中我想著許多手
曾把自己拋過扯過捏過揉過之後
那都是從前的事了

面世時
我是站著的清潔而討人喜歡的
置在玻璃鏡內
櫃裏
在喜愛我的人的手裏
懷裏心裏瞳裏
那都是以前的事了

現在我只能疲倦而無奈的躺在
黑漆漆的垃圾桶裏
等一個渺茫的訊息

支持[詩]的成長！

請訂閱[新大陸]詩刊！

支持海外華文的發展！

請訂閱[新大陸]詩刊！

Father, You Go on Living in My Heart

--黎啟鏗

Twenty six years had passed
Since Death severed your breath,
I still can see at the funeral parlor,
Your unclosed eyes, bearing deep regrets,
Longed for a last gaze at your children,
Tenderly I got hold of your hand,
Your remains were all skin and bones,
I collapsed in grief,
My heart kept appealing:
Father, why were you compelled to go,
Leaving behind a world of reminiscence?

I remember,
The days your pockets were penniless,
You held my hand, often we walked along the streets in Saigon,
Hunting for job, for a day's bread,
Frustrated, tired, thirsty,
We could not afford
Even a glass of cane juice;
Then I got hired at a baker's
So excited at the thought
Of putting my first wages into your pocket,
But your sudden departure
Paralyzes my ever-extending hands.

Years rushed by, there were times I got handsome cash
In pockets, and good drinks in hand,
The taste of cane juice bitters my throat;
During your absence, father,
The family goes on staggering,
Wealth loses its charms
Happiness is imperfect.

Father, you go on living in my heart,
With your morals, your dreams, and
The images when we walked along the streets.....

Eternally I'll go on asking: Father,
Why can't I repay my debts to you?
Why can't I repay my debts to you?

Kin Ki Li

後記 [父親，您永遠活在我的心坎裏]是我在菲律賓難民營裏寫的，當時曾拿給一位美國詩人及一位月刊編輯指正。他們看後都說不太喜歡這種題材，相反地卻十分喜愛我另外的一首描寫宇宙的詩，他們的意思是說，他們——也包括許多美國的讀者，都會喜歡讀知性的詩更甚於感性的。但我個人還是偏愛它，因為它注入了我真摯的感情。寫詩，固然希望能取悅讀者，但最重要的，還是要先滿足自己。後來我又認識了一位美國女詩人Michelle Noullet，便也拿這首詩請她賜教，她讀後告訴我，她是真正的深深受了感動。我很感謝她，她是我這首詩的第一位知音，更是常給我鼓勵的詩人。

八六年二月於巴丹島

青衣人

——黎啟鏗

＊ 獻給在越戰期間，被迫披上戎裝，與我同一血緣，同一處境的華裔青年 ＊

焚詩！日子溺死酒精裏
一襲青衣罩下
眸海 頓成墨線

不是瞽者 竟是瞽者
寒寒易水蕭蕭風
匕首 鏗然出鞘
相思已從臍帶斷去

雪未飛
霜未落
硝煙裏有心的顫抖
茫茫十指觸不到岸

遠方 原野無限著原野
跳躍黑髮的夢想
青春開花在學士的方帽上
獨你不能
替生命晦暈的空間
開一面
向海的小窗

光陰列成白蟻的隊伍
蛀蝕抱負 蛀蝕理想
鋼盔開幾度
青衣人的悴顏
前程 前程已自槍聲裏斷送

青天不飄青天旗
啞笑的頭顱
啞笑[英雄]的歸宿
泥土嚼下了
不瞑的眼珠
冷冷的墓碑

你的
名字
冷冷地刻上

裴外詩選

--尹玲譯

作者簡介

法國詩人傑克·裴外(Jacques Prevert 1900-1977)，雖與超現實主義詩人相當接近，但他卻是在任何文學流派之外的。三〇年代起，他成為編劇家，並為名導演馬塞·卡內(Marcel Carne)最著名的多部影片撰寫片中對白，如：奇怪的悲劇(Drole de drame 1937)，霧之岸(Quai des brumes 1938)，旭日東昇(Le jour se leve 1939)，夜間訪客(Les visiteurs du soir 1942)，天堂裏的孩子(Les Enfants du paradis 1944)。他對一切的文學潮流和文學集團都不熱衷。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他把他一部份詩作收在[言語](Paroles)集內，於一九四六年出版，立刻獲得廣大讀者的喜愛。隨後他又出版了[演出](Spectacles 1951)，[晴雨](La Pluie et le Beau Temps 1955)，以及幾本同時具有奇思幻想和幽默——有時近乎尖刻——的故事書。他的詩風清晰流暢，用字淺予明白，有時幾近兒歌但卻內涵豐富；意象明確生動。國內(編者按：此處指台灣)讀者對他的[早餐](Dejeuner du matin)一詩最為熟悉。在法國近代詩人中，他無疑是最受歡迎的一位。

秋

一匹馬在小徑中間癱倒
樹葉落在他的身上
我們的愛打顫
太陽也一樣

* *

給你吾愛

我到鳥市去
我買了一些鳥
給你
吾愛
我到花市去
我買了一些花
給你
吾愛
我到廢鐵市場
我買了鏈條
給你
吾愛
然後我到奴隸市場
我要尋找你
但我找不著你
吾愛

法國構圖

年輕時拿破崙非常瘦
砲兵軍官時也是
稍後他成為皇帝
於是他獲得大肚皮和許多國家
他死的那天他還是有
大肚皮
但他變得較矮

捕鳥者之歌

那飛得如此輕柔的鳥
紅紅溫溫如血似的鳥
如此柔嫩的鳥 鴉鳥
那突然害怕的鳥
那突然碰撞的鳥
那想逃逸的鳥
孤單和驚慌的鳥
那想活下去的鳥
那想歌唱的鳥
那想呼叫的鳥
紅紅溫溫如血似的鳥
那飛得如此輕柔的鳥
是你的心美麗的人兒
你的心它如此憂鬱的拍打著翅膀
碰到你如此堅硬如此白皙的胸部

裴外詩選

--尹玲譯

枯 葉

啊！我多希望你能記住
我們相好的那些幸福日子
那時生活比現在美
太陽比現在熱
枯葉一鏟一鏟地堆起
你看 我沒有忘記
枯葉一鏟一鏟地堆起
回憶和悔恨亦如斯
北風把它們帶走
進入遺忘的寒夜裏
你看 我沒有忘記

你為我唱的那首歌

這是一首和我們相似的歌
那時你愛我 我愛你
我倆生活在一起
愛我的你 愛我的我
但生活將相愛的人分離
輕悄悄地了無聲息
海拭去沙灘上
分裂情人的足跡

這首[枯葉]被譜成歌曲，唱紅了無數知名歌星，如尤蒙頓(Yves Montand)，茱麗葉·葛萊歌(Juliette Greco)等人。數十年來，它是世界上許多廣播電台最常播放的歌曲之一。此歌亦有英文歌詞，歌名為[秋葉](The Autumn Leaves)。

早 餐

他把咖啡
倒入杯裏
他把牛奶
加入咖啡杯內
他把糖
放入牛奶咖啡中
用一枝小匙
他攪勻
他喝了牛奶咖啡
他放下杯子
不跟我說話
他點燃
一根香煙
他吐著圈圈
用那煙霧

他把煙灰
彈入煙灰缸
不跟我說話
不看我一眼
他站起來
他穿上
他的雨衣
因為天下雨
然後他走了
在雨中
不跟我說話
不看我一眼
於是我把
頭埋入手心
我哭了

蝕

--丹流

濾過雨的呢喃
思念沉落純純的水晶
昇華
白色斑斕的碎片靜止著
無垢 無聲 無我
時間的裂痕
空間的裂痕
擴展
展著
以超自然的力彌縫
閉上眼睛數一數
多少甜蜜辛酸
原是人生的節奏
露宿的感覺氧化後
日子們發銹

渴飲妳含淚的頰瓣
把失去的往昔
再擁

月 懸

--丹流

夜
以貓的步伐徘徊
星星們搭訕著圓圓缺缺的往事
中秋月 不圓
雲的羽裳掀起白浪
塞外的喧鬧未竭
鐵絲網上的血腥依然
我立在時間的前端喘息
夢裏夢外難分辨
日夕思憶的無法放下的
期待
塵封已久的無法表達的
愛情
延續
著
擷一片蒼白的月色
捏碎

印象之弦

--恆行

[老百姓的血河屍山算是茫然地奉獻了！]

二十年大大小小的屠殺
不是什麼主義好壞的問題
只為私人仇恨燃燒不滅
以及最高軍機處的戰略實驗
以及興趣和慾望
 最難忘一九六八年
 血腥濺漫的春天
 西貢，古都和南方的城鎮
 怵目驚心慘不忍睹的大屠場
 哀鴻遍野復哀鴻遍野
 又怎能感動政客和將軍

到了一九七五年
春天又被血腥濺漫
北軍傾巢南侵
駭人的槍炮吊著亡魂的悲憤
飄蕩的旗幟傷痕纍纍
最堪憐是從山野跑來的小兵
倦怠的肩膊荷著一種使命
風霜的臉頰拴著一團疑惑
[往後咱們家鄉的生活是好是壞誰曉得？]

再說南軍
未曾交鋒陷陣卻已全盤崩潰
司令部不號令抗戰卻呼喝棄械投降
各級領導擠在電視台表演戲曲
高舉拳頭唱什麼盟軍負我，我卻不負同胞們
[誓共患難誓要決一死戰！]
最後還是一樣曲終人散
入夜時份匆匆揹著美鈔黃金的行囊
陰陰地笑向黑暗的西貢道聲拜拜：
[吾等享福去也！]

從此後呵從此後殘陽殞落
悲愁的歲月鬱鬱壓在萬萬千千
無辜的老百姓頭上
[果真是逃亡流亡的日子苦不堪言！]

並非目錄

* 捲簾三步曲 *

——陳銘華

看鏡
挑別人語
也許
從此我啞成一棵樹

[藍斯]
[千瀑]
[遠方]
[心水]

回首
黃昏街道
白楊樹
橋
西貢印象

[遠方]
[余問耕]
[陳本銘]
[李志成]
[陳本銘]

捲簾
船在海上
釣魚台
在我跳躍的心上
.....

[尹玲]
[鄭華海]
[陳銘華]
[深山]

後記 一面編排，一面浸淫在[詩]的境界中，每一字，每一句，甚至題目都深印在腦中。從舊日的思念，到今天的挑剔，又適逢釣魚台風雲再起。既有感於詩的本義並不只限於言情述志，用於批判又有何不可呢？復覺百無一用是書生，兩岸政權但識[安內]，安得戚將軍復生，逐倭寇於釣魚台之外？遂選適合的詩題輯成此詩，算是集體創作，藉以表示海外華人對日本政府侵佔釣魚台的抗議！又在未經原作者同意之下，借用詩題，除在此致歉外，並表明文責自負。

九〇年十一月洛城

編 後 語

在今天這個功利的社會裏，出版這本[詩]雙月刊，無疑必須抱有很大很傻的決心，但在愛詩的人眼中，這卻完全是可為的事。今天的詩雖然讀者不多，可是還不至於曲高和寡的程度，而詩之所以曲高和寡的緣因，一半也和寫詩的人有關。詩一開始，並不是知識份子的專利品；詩一開始，應該說是和大眾生活息息相關的。當然經過了每一個時代的洗練，詩有各種不同的形式，我們並不要求詩一定要怎樣寫，但無論怎樣寫，現代人有現代人的感情，能夠反映現代人生活和感情的，應該便是我們所需要的詩。

其實，現代人生活匆忙，能夠抽時間去讀並了解的東西並不多，而詩，不但可調劑心靈；反映現代人心靈的詩也正好填補了這一空缺。因此，短期來說，這份刊物可能會遭遇不少困難，但我們若能堅持下去，長遠的未來仍是美好的。不過美好的將來，須要大家的努力。這份刊物非但沒設稿酬，還須要讀者和作者的訂閱才能生存！希望愛詩的人都能了解這苦衷，盡其所能支持這份刊物。

創刊號裏，在時間可及的情形下，接到通知的詩友都寄了作品來，來不及通知的，我們選錄了一些搜集到的作品刊登，專擅之處，謹在此致歉！本期選輯的[今日越華詩展]便是在這種情形下，輾轉由台灣寄來的，能夠搜集到今日越華詩人的詩作，不啻是一個驚喜。但我們希望今後能直接收到他們自願寄來，而非我們擅自剪輯的作品。本期也選登了尹玲女士所譯的法國詩人裴外的一部份詩作，在可能的情況下，我們希望每一期都會收到包括詩創作在內的其他諸如：詩評，詩介，譯詩等。創刊號可能內容不太充實，也可能錯失太多，無論如何這是一個開始，也是我們為什麼要請大家努力支持的原因！

——編者

詩 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的，不論形式，短長的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來稿請以原稿紙謄寫清楚，並註明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下列通訊處：

P. O. 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 S. A

編 後 語

在今天這個功利的社會裏，出版這本[詩]雙月刊，無疑必須抱有很大很傻的決心，但在愛詩的人眼中，這卻完全是可為的事。今天的詩雖然讀者不多，可是還不至於曲高和寡的程度，而詩之所以曲高和寡的緣因，一半也和寫詩的人有關。詩一開始，並不是知識份子的專利品；詩一開始，應該說是和大眾生活息息相關的。當然經過了每一個時代的洗練，詩有各種不同的形式，我們並不要求詩一定要怎樣寫，但無論怎樣寫，現代人有現代人的感情，能夠反映現代人生活和感情的，應該便是我們所需要的詩。

其實，現代人生活匆忙，能夠抽時間去讀並了解的東西並不多，而詩，不但可調劑心靈；反映現代人心靈的詩也正好填補了這一空缺。因此，短期來說，這份刊物可能會遭遇不少困難，但我們若能堅持下去，長遠的味來仍是美好的。不過美好的將來，須要大家的努力。這份刊物非但沒設稿酬，還須要讀者和作者的訂閱才能生存！希望愛詩的人都能了解這苦衷，盡其所能支持這份刊物。

創刊號裏，在時間可及的情形下，接到通知的詩友都寄了作品來，來不及通知的，我們選錄了一些搜集到的作品刊登，專擅之處，謹在此致歉！本期選輯的[今日越華詩展]便是在這種情形下，輾轉由台灣寄來的，能夠搜集到今日越華詩人的詩作，不啻是一個驚喜。但我們希望今後能直接收到他們自願寄來，而非我們擅自剪輯的作品。本期也選登了尹玲女士所譯的法國詩人裴外的一部份詩作，在可能的情況下，我們希望每一期都會收到包括詩創作在內的其他諸如：詩評，詩介，譯詩等。創刊號可能內容不太充實，也可能錯失太多，無論如何這是一個開始，也是我們為什麼要請大家努力支持的原因！

WORLD POETRY

BIMONTHLY



詩雙月刊

NO. 1 DEC 1990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創刊號

主編：陳本銘 陳銘華
編委：千瀑 許德榮
黎啓鏗 陳方圓

通訊處

P.O. 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S.A

非賣品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
美國加州洛杉磯